

咀嚼爱情

By Lois Jones

我已没有退路，只能前行，穿过你的利齿

——你将永远和我在一起，成为我的一部分

〔英〕罗伊斯·琼斯◎著
李剑敏◎译



咀嚼爱情

〔英〕罗伊斯·琼斯◎著
李剑敏◎译

重庆出版集团◎重庆出版社

Copyright © 2005 by Lois Jones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
版贸核渝字(2009)第 2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咀嚼爱情/[英]琼斯著;李剑敏译.-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2009.10

ISBN 978-7-229-01261-8

I.咀… II.①琼…②李… III.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2643号

咀嚼爱情

JUJUE AIQING

[英]琼斯 著

李剑敏 译

出 版 人: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 王 曦

特约编辑:黄卫平 陈 黎

封面设计:尚书堂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925mm×1280mm 1/32 印张:6.875 字数:150千

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1 备菜 /1
- 2 童年 /6
- 3 强势母亲 /12
- 4 青春岁月 /20
- 5 母亲之死 /27
- 6 寻人宰杀 /38
- 7 屠宰屋 /48
- 8 伯尔尼德，肉 /54
- 9 愿你觉得我美味可口 /64
- 10 屠宰屋 /71
- 11 我承诺和允许你杀了我 /80
- 12 痛苦的极限 /88
- 13 从火车站回来 /95
- 14 阉割 /101
- 15 伯尔尼德还活着 /108
- 16 难题 /116
- 17 分尸 /122

- 18 毕生之极乐 /129
- 19 愿我不再孤单寂寞 /135
- 20 伯尔尼德失踪了 /142
- 21 寻找另一块肉 /150
- 22 弗兰基吹牛 /159
- 23 你吃过人肉吗，梅维斯先生 /163
- 24 听着，我有麻烦了 /168
- 25 罗滕堡食人魔 /177
- 26 他没有精神病 /183
- 27 棘手 /192
- 28 过失杀人 /197
- 29 上诉 /205
- 30 没准旧事还会重来 /211

1

备菜

阳光照射在一户露木结构^①的农舍上，农舍依偎在德国中部绵延的群山中。2001年3月的一个星期五，复活节前。

鸟儿在歌唱，春色普降大地。风光旖旎的小村庄却一片死寂，除了一辆拖拉机在附近田野上隆隆驶过的声响。偶尔会有一辆车开过农舍，沿着伍斯特菲尔德方向的乡间小路驶去。伍斯特菲尔德隶属于德国黑森州的罗滕堡-富尔达市，本就人迹罕至。而这个小村庄又在伍斯特菲尔德的边缘地带，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几近与世隔绝，白费了一片大好风光。住在这里的六户人家、三十几人反倒

① 露木结构，half-timbered，即砖木混合构造，内外墙均用木构架而在构架之间填以砖、灰泥或泥巴墙等材料的构造方法。源自欧洲中古世纪，风格粗壮质朴，在德国乡村尤为常见。

乐得清静，彼此知根知底，或喜欢自认为如此。

在附近的卡塞尔市，格林兄弟写下了他们的大部分童话作品。这更让农舍周围森林稠密的乡村地带，在想象中成为侏儒、鬼怪、女巫的肆虐之地。卡塞尔有一个博物馆纪念他们的事迹。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死亡博物馆，永久收藏墓碑、棺材和刻画死亡的雕塑作品。

阿明·梅维斯的家人在 1965 年以租买的方式购入了这栋杂乱无章、共有 30 个房间的农舍，他很喜欢格林兄弟的童话作品。《奇幻森林历险记》是他儿时最喜欢的作品，特别是故事中巫婆“将小韩塞尔喂得胖墩墩、圆滚滚”以便煮食的章节。打小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演练这一场景，扮演巫婆的角色，幻想着烘烤、吞食韩塞尔，以此为乐。

大部分节假日阿明的家人都在农舍中度过，这里有马厩、大花园，四周被草地环绕。小阿明会带上他最爱的小马驹波利和一头阿尔萨斯大狼狗出去遛弯。跟邻居家的小孩曼弗雷德·斯塔克玩闹，就是他爷爷最终将这栋农舍卖与了阿明家。不过在当地其他小孩的心目中，农舍毫无诱人之处，他们反倒称其为“鬼屋”，因为屋里一片幽暗、霉味十足。十六岁时，阿明搬进了这套不成格局的大房子，和母亲一起住在这里。

当年的农舍如今已成废墟，墙角处灰尘遍布、房间里结满蛛

丝。阿明的母亲按自己的口味装修过房子，用的是毕德迈亚时期^①的彩花地毯和古董家具。那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一个历史时期，以稳健、保守的风气闻名。母亲死后，阿明从未变更过房子的风格。来访者乍一感觉仿佛时空倒错，回到了一两个世纪前。

屋外，一个儿童秋千凄凉地栖身于一团高高的草丛中，与一堆轮胎、破割草机和六辆旧车一同烂去。那六辆破车阿明一直打算将其修好，但从未付诸行动。他一般住在农舍的最底层。电脑显示器和其他硬件撒落一地，晚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这个屋里，通宵达旦上网冲浪。其他房间大都为客房。床铺通常都打理好了，以备不时来访之需。但从未有人来过。现在连母亲也死了，阿明孤苦伶仃，与他的记忆、电脑和一只波斯猫克莱奥相依为伴。

但是今天，四十不惑的电脑专家阿明满怀期待，盼着玩伴的到来。

伯尔尼德·尤尔根·布兰德斯，一个电脑工程师，会过来吃晚饭。

阿明早已备好了数瓶他最喜欢的美乐南非红酒，买了许多小椰菜、牛肝菌和土豆。他喜欢橄榄油和大蒜，特意清点了一下存货是

^① 毕德迈亚时期，Biedermeier era，通常指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到 1848 年三月革命之间。值此之时，德国与奥地利政局动荡，大多数中下阶级民众饱受反革命压力，培养出顺从与谦和的内敛个性，并不热衷参与民主改革的行列。当时的人为了自保，多表现出顺从的理性态度，致使社会风气相当保守；刻意标榜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实相，力图维护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。这段时期的艺术被称为毕德迈亚艺术。其潮流最先出现在手工艺上，特别在家具与装潢方面。其特色为轻巧素雅，外加柔和起伏的装饰，且强调实用的功能和经久耐用的性质。

否足够。想到即将送上门的人肉美食，他舔了舔嘴唇。娇嫩多汁的人肉，他之前可从未品尝过。

极度渴望下，他的肚子一阵咕咕乱叫。

阿明和伯尔尼德素未谋面，但已感觉心意相通。的确，两人宛若心灵伴侣。他们经由互联网上的一个同性恋聊天室熟识，最近几个月频繁互通电子邮件，向对方倾诉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性念和有增无减的欲望。他们都沉溺于暴烈的性幻想中不能自拔。两人一连数小时挂在网上，搜寻满足自己需要的色情照片，拷打、施虐、受虐。痛苦是他们的欢乐。皮革、橡胶、支配、服从的色情图景令人血脉贲张。但这两人不想只是纵情于 S&M 的角色扮演中。他们对同类相食有着近乎一致的痴迷，借由吃人实现自己性倾向的行为方式也日益成形，这是他们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一个幻想杀人、吃人，一个甘愿被杀、被吃。

而且他们还不遗余力宣扬这一事实。

2000 年年底，在一个专向食人者开放、也是他最喜欢去的互联网聊天室中，阿明发了一条广告：“专寻体格健壮、年纪在 18 岁到 30 岁之间、愿意被宰杀的男士。”几个月后，伯尔尼德回复道：“我愿意将自己奉献与你，让你吃我的身体。只是杀了我还不够，你还要吃了我！”

两人还订下了一份奇异的合约，以实现彼此终生不渝的怨念。自幼就迷恋吃人的阿明，将杀死、肢解和吞食他的祭品，以满足他对人肉的渴望。伯尔尼德甘愿被阉割、宰杀和吃掉，让自己在地球

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还是小男孩时，他就想被人杀了吃掉。

让这古怪的一对互相找到对方的，正是互联网。

如果没有互联网，他们很可能只是将各自的幻想深藏心底，永远不可能相遇。

想到伯尔尼德写给他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，阿明对自己笑了笑，内心涌起一股暖流。“我已没有退路，只能前行，穿过你的利齿。”伯尔尼德写道。

对阿明来说，没有比这更甜蜜的情书了。

2 童年

生下阿明、她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时，瓦尔特劳德·梅维斯已年届四十。那是 1961 年。孩子的脸简直跟母亲是同一个模子塑出来的，一模一样深陷的眼睛，薄嘴唇，长而尖的鹰钩鼻。阿明称不上是一个俊美的小孩，但他开阔的脸庞让人舒服。

他的幼年在埃森 - 霍尔斯特豪森度过，位于当时西德的鲁尔工业区。跟母亲、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（她母亲第一次婚姻的产物）和警察父亲一起住。八岁大时，男人逐渐从他的生活中消失。先是他同母异父的二哥，英格伯特，搬到柏林跟他的亲生父亲一起住。接着他的父亲，迪特尔，也与母亲分居了。阿明的母亲（年纪比她的丈夫大十九岁）和迪特尔互相不对付，迪特尔再也无法承受每日一小吵的家庭压力。“我们的婚姻无可挽救了，”一天晚上吵架时他冷冷地对妻子说。“我们每天都在打架。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

“你一定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”瓦尔特劳德大叫说。“她是谁？我要杀了她。”

瓦尔特劳德掀起又一通歇斯底里、醋意十足的责骂。迪特尔毫不理睬；他已无动于衷，只想抽身而退。尽管家里乱成一锅粥，阿明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吧，迪特尔心里想到。他是一个如此沉静、乖巧的小男孩。他望着自己的儿子，后者正静静地玩着房屋模型玩具。他看起来那么年轻又天真。对自己孩子的《奇幻森林历险记》情结或是正在他心中孕育的阴暗幻想，迪特尔浑然不觉。

分开后，迪特尔与儿子的联系止于按时寄送抚养费，一两年才与儿子见上一面。阿明倍感孤独，想念父亲和同母异父的二哥。他甚至怀念与二哥的争闹，还有父母亲吵架时彼此的大嚷大叫。至少那还有点噪音；房子里现在一片死寂。这时他同母异父的大哥，也是他最喜欢的沃尔夫冈，也搬到了柏林和父亲一起住，只留下阿明孤零零一人在母亲的监护下。

同母异父的哥哥都走了，小阿明，当时只有六岁，只能与母亲相依为伴——一个满怀怨恨、感觉自己被两次破裂的婚姻拖垮了的中年妇女。她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，性情高傲，目光远大。小儿子现在是她生活中的最后一个男人，她得牢牢抓在手中。

遭遇第二次婚姻破裂、家庭解体后，瓦尔特劳德变得麻木冷酷。她的脸上不再有笑容；相反，她总是板着一张苦脸，似乎什么也无法击破她性情乖戾的盔甲。对那两个辜负、抛弃了她，毁了她梦想的前夫，她心中只有强烈的怨恨。日复一日她无情地凌辱小阿

明，让她的小儿子和任何在她身边的人也饱尝苦楚。

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家族史，甚至还打印出来。她不厌其烦地详述先祖们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杀戮。至于她的儿子和前夫们，她不愿浪费一点笔墨。现在，对她而言，他们根本不存在；在她的新宇宙里，她是唯一的主宰。

阿明在学校和在家里一样的循规蹈矩。

他各门功课都不错，尤其是数学。他聪明又认真，自觉完成家庭作业。偶尔也打打架，但从来没有给自己或别人造成大麻烦，或犯过什么大错要被拖到校长面前受训。然而，他好像不善于结交朋友。

他是一个羞怯、内向的小男孩，尽量不参加校园活动，更甚少和同班同学开玩笑。时下流行什么玩具，他全然不知，其他小伙伴有什么好玩意，他更是一个没有。长此以往谁愿意做他的朋友？取笑他反倒更轻而易举。他是“怪胎”、“娘娘腔”、“异类”。他的衣着是最大的耻笑对象。母亲强迫他穿上老式的白衬衫和巴伐利亚风格的皮短裤上学，陷其于同班同学不懈的嘲笑中。1970年代刚刚开始，班上其他男孩都穿牛仔裤上学。他太不合拍了。

午餐时分，功课暂告一段落，阿明和同班同学说声再见。他不能玩耍，得回家帮母亲干活。即便当天的功课都结束了，阿明的活还没完——他得擦好玻璃、刷锅洗碗、收拾垃圾。他乖乖奉命行事。母亲叫他“Minchen”，阿明的一种昵称，在古德语中也有“仆

役”的意思。在这个家里，她是主人，他是奴仆。

有几次学校的朋友敲门，邀请那个害羞的小男孩出去玩。但直接被他母亲冷冷回绝了：“Minchen 太淘气，哪也不许去。”Minchen 则在一旁一言不发以笑作答。母亲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很早以前他就放弃了与母亲侮辱性的命令、数落和臭骂争斗。她是老大，抗争毫无意义。“阿明，你想玩什么游戏？”活动间隙老师们有时会问他。阿明不知道——他想取悦每个人，做任何他们让他做的事。在母亲的掌控下，他从来没有机会完善自己的个性。

偶尔与邻居们在一起，观看当地农场宰杀牲畜的过程，与世隔绝的阿明才能稍稍远离所谓的幸福家庭生活。猪、鸭、鸡、鹅、鹿或是一头野狗——都被宰了吃。宰杀于他成为日常的一种仪式，他能将之与爱相连的东西。

到了晚上，他想象自己有一个家庭。他想有个人一起游戏，照顾他、拥抱他。但身边没有人这么做，他只能创造一个。独自躺在床上，阿明和一个想象中的新朋友交谈。弗兰克，或弗兰基，那是他的名字，就像学校里那个人人喜欢、人人仰慕的好男孩。也是阿明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小男孩。很快弗兰基成为阿明的知己好友。阿明向他倾诉所有的秘密，自以为弗兰基会喜欢他理解他。“我想爸爸和哥哥，”晚上他独自在房间里对弗兰基喃喃自语。“在你住到这以前我们同睡这间房，弗兰基。”

“我又惹得妈妈不高兴了，”他说。“我忘了扔垃圾。”有时阿明也会跟弗兰基倾诉他的愤怒。“我不喜欢学校里新来的那个小男

孩。今天他又取笑我了。”

弗兰基则对阿明说他有多爱他。

八岁到十二岁时，阿明塑造了一套他自觉只能与弗兰基分享的心绪和幻想。他知道弗兰基理解他，即便此时弗兰基已不是阿明梦想国度里的唯一。现如今，这一国度被他所能吞食的少男少女占据。多少个漫漫长夜，阿明浮想联翩，抵至一个他能宰杀、切割和吞食人类的世界。同班同学成为他进食的选择对象。他酷爱一个叫“鸭脚板”的电视节目，主角是一只友善的海豚，不是他对海豚的奇遇记着迷，而是因为他想吃掉那只海豚的主人——桑迪。这位电视童星是阿明的理想之选：年轻、健康、一头金发。正是他内心想成为的那种完美、受欢迎和成功的男孩类型。他相信吃掉他能使他继承他的性格衣钵，或是直接就变成了他。

“要是我把桑迪或随便哪个男孩吃了，他将永远不能离开我，”阿明跟弗兰基说。“我就能让他死心塌地追随我。这样我才会觉得安全可靠，不再孤独。我一定要让谁成为我的一部分。”

弗兰基则总是随声附和。这样做好极了。小阿明应该“让谁成为他的一部分”。对他不离不弃、死心塌地、忠心耿耿。永远永远跟他在一起。

阿明不想再觉得孤单。父亲和兄弟离家后充盈他内心的痛苦空虚亟须填补。他想吃掉谁让自己有个伴。

一有机会，阿明就想方设法找恐怖片看，越惊悚越好。他两眼

贪婪地吞噬电影里尸身分解、器官横陈的场景。活血和凝血为他的吃人梦提供养分。这是他的内心世界，无人能涉足其中或发号施令。在这个死亡和毁灭的私密宇宙里，他才是老大。吃人的念头让这个性格内向的小男孩内心更加骚动不安、根深蒂固。幻想的种子已经种下，正茁壮成长，在小男孩的想象中卷须纠缠。

等到了十二岁青春期萌动时，吃人的怨念对阿明而言多了一层性意味。打开某人的胸腔，掏出心脏、肝脏和肺叶，趁东西还热乎时赶紧吃掉，这一想法在他心中日益浓烈。当跟他一般大的男孩对他们朋友的姐妹、或是正在学校操场上做体育运动的少女投去如饥似渴的目光时，阿明的性幻想却急剧转身，走上一条邪路。年纪更小的时候，吃人只是让他心里觉得好受。现在他的幻想在荷尔蒙马力十足的推动下，越来越难以驾驭。

看到男性同学玩游戏时裸露胸腔的起伏变化，阿明的内心欲望难填。他们的乳头尝起来是何种滋味？身边走过警察时，他的目光在他们的制服和绷紧的大腿上游移，正好一试我的铁齿，定能将其撕裂。对女孩他就没有那么感兴趣。没准她们肉质更娇嫩鲜美，阿明心里想，但他一生所求并非女孩。再说这个世界需要女人繁衍人口。生下更多的小男孩，或是组建那种他一直想要而不得的幸福家庭。

女孩太珍贵了，不能下手。

十六岁时，阿明和母亲从埃森搬到罗滕堡的农舍。附近有一所好中学可以让阿明完成学业。

离开埃森对他们不是很大的痛苦。他们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值得留恋，阿明反倒高兴能长久搬到旧农舍住下。他能躲进阴暗、废弃的房间里不受干扰。在一座十七世纪的风子里，他关于尸体和人肉的幻想更易成形；吃掉某人“永世相随”的想象也更易驰骋。

这时，瓦尔特劳德却对好歹终于实现了住上“自己产业”的愿望洋洋得意。她一直想要一个体面的家，有绿树成荫的庭院、自己的专用车道；而这栋似乎行将坍塌的农舍里三十间左右简单装修的房间（其中大部分从未使用过），则很好地满足了她追求奢华的想头。搬入长住后，这位离了婚的中年妇女终日不可一世地坐在风子里，但她的银行存款却让其傲气露出马脚。她不去工作，手头自然